

[名著百部]

中国现代文学

阳翰笙文集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百部》编委会

主 编 舒 乙

副 主 编 吴福辉 周 明 王智钧

执行编委 于润琦 么志龙 徐金廷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润琦 么志龙 王 信 王富仁

王智钧 田娟华 刘慧英 严家炎

吴福辉 李 今 周 明 林建初

钱理群 徐金廷 舒 乙 樊 骏



陽柏平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六	卷一百一十七	卷一百一十八	卷一百一十九	卷一百二十	卷一百二十一	卷一百二十二	卷一百二十三	卷一百二十四	卷一百二十五	卷一百二十六	卷一百二十七	卷一百二十八	卷一百二十九	卷一百三十	卷一百三十一	卷一百三十二	卷一百三十三	卷一百三十四	卷一百三十五	卷一百三十六	卷一百三十七	卷一百三十八	卷一百三十九	卷一百四十	卷一百四十一	卷一百四十二	卷一百四十三	卷一百四十四	卷一百四十五	卷一百四十六	卷一百四十七	卷一百四十八	卷一百四十九	卷一百五十	卷一百五十一	卷一百五十二	卷一百五十三	卷一百五十四	卷一百五十五	卷一百五十六	卷一百五十七	卷一百五十八	卷一百五十九	卷一百六十	卷一百六十一	卷一百六十二	卷一百六十三	卷一百六十四	卷一百六十五	卷一百六十六	卷一百六十七	卷一百六十八	卷一百六十九	卷一百七十	卷一百七十一	卷一百七十二	卷一百七十三	卷一百七十四	卷一百七十五	卷一百七十六	卷一百七十七	卷一百七十八	卷一百七十九	卷一百八十	卷一百八十一	卷一百八十二	卷一百八十三	卷一百八十四	卷一百八十五	卷一百八十六	卷一百八十七	卷一百八十八	卷一百八十九	卷一百九十	卷一百九十一	卷一百九十二	卷一百九十三	卷一百九十四	卷一百九十五	卷一百九十六	卷一百九十七	卷一百九十八	卷一百九十九	卷一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阳翰笙手迹



阳翰笙作品书影

目 录

前夜(四幕话剧)	1
李秀成之死(四幕话剧)	90
塞上风云(四幕话剧)	177
天国春秋(六幕话剧)	238
阳翰笙小传	350
阳翰笙主要著作书目	352

前 夜

(四幕话剧)

时 代 一九三七年七月

地 点 天津

季 节 夏

时 间 第一幕——夜十时

第二幕——次日黄昏

第三幕——次日晚十二时

第四幕——接三幕直至黎明

人 物 白次山 四十二岁

郑文萱 二十六岁

白青虹 二十二岁

小 董 (不入场)

刘济成 三十岁

林建平 二十岁

孙立群 二十八岁

张敬轩 四十岁

杨四爷 四十五岁

青年甲、乙、丙、丁。

仆人

茶房

流氓

第 一 幕

景 白次山宅中之花园：舞台对观众正面为白石走廊，走廊正面通过处有两石柱直立，柱上有隐光灯。柱下有石阶，正中为一八角门，门上有乳白色之圆灯。舞台之左右面均是竹编篱笆，篱笆上攀着玫瑰花草，台左篱前有树，树下有石凳。台右篱前杂植花草，花草旁：近台中有藤桌椅及帆布椅数张。

幕开时，场上灯未燃，仅有隐隐夏夜天光，能辨人物之轮廓而已。忽有一人影于廊之左端趋出，右柱边有一急速之动作；闻有足步声，使向八角门闪进，刘济成追踪入，黑影已消灭，刘稍一张望，忽发现柱上粘贴着警告书一张，阅后大惊，开灯，呼仆人。

刘济成 快去请老爷来！（仆下）

（白次山及其妻文莹由角门中进）

白次山 什么事？你惊惊惶惶的干什么？

刘济成 （指柱）你瞧！

白次山 （读警告书）“汉奸白次山注意：”（止读）

郑文莹 （接读）“你假使还有一点良心的话，马上就停止你的一切卖国行为。”

白次山 （未俟她读完即抢过一把撕下，愤怒的）这是谁干的？

刘济成 刚才我在走廊边，看见一个人影子立在这儿，我追了过

来，那影子一间就不见了。（刘将警告书接过来又仔细看一看，揣在怀里）

白次山 （急插口）那么你看清楚没有？是谁？

刘济成 刚才这儿灯没有开，我只看见一个影子，我把灯开了，找遍了也没有找着。

白次山 谁这么大胆，敢到我公馆来搞乱？

刘济成 哼！我倒疑心一个人。

白次山 谁？

郑文萱 （同声惊问）谁呀？

刘济成 那影子也有点像。

白次山 像谁呀？

郑文萱 我们家里的人？（上两步）

刘济成 自然不是你们府上的人。

白次山 听差的有这么大胆子吗？

刘济成 你忘记了你们那贵西宾啦？

白次山 （皱眉沉思不语）

郑文萱 （大惊）啊！（慢向书房门边走去）

刘济成 哼哼！

白次山 你何以见得是他呢？

刘济成 不是他是谁？

郑文萱 不见得吧！（反身对刘）

刘济成 四爷，您不想想那小子向来就不是安分的样儿，我瞧着就不顺眼，那影子挺高，挺瘦，不是他是谁？

白次山 （踌躇）也许是外来的呢？

刘济成 这么又大又深的宅院，谁还混得进来？而且门口还有把门的巡捕，这周围左右都是大公馆，并且生人进来，也没有那么熟呀！

白次山 (稍一思索)我看还是得仔细去查一会。(按铃)

(仆上)

白次山 李贵,你知道吗? 这儿闹了贼了! 你快去把下边儿的人都叫出来,要他们马上在公馆各处查一查,看有什么可疑的人,可疑的行踪没有,再去问问把门的巡捕,刚才有没有生人进来,快去!

仆 人 是是!(急下)

刘济成 查,怎么查得出来?

白次山 你无凭无据,那怎么能够认得定呢?

刘济成 哼! 我是认定啦,当那小子一来教书的时候,我看着他那种僵头僵脑古里古怪的神气,就不是样儿。别说我啦,见着您也一点儿礼貌都没有,可见得他心里一向就没有把咱们放在眼里,而且他虽然住在这儿好像这儿有谁要吞掉他似的,教书的本子刚一放下,掉转头就向外边溜。这年头儿,人心不古,谁知道那小子常常跑到外边去干的是些什么事儿! 这一向,外边接二连三闹的这些大乱子,还不都是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年青小伙子干的! 哼,你不听我的话,以后且有麻烦捣呢! 什么样的人,我鼻子一闻就闻出来啦! 没错。

郑文萱 你到底什么时候看见那黑影子的?

刘济成 我不是马上就请你们来的么?

郑文萱 (微笑)那就有点儿不对了。

白次山 晤?

刘济成 怎么?

郑文萱 要是早一点儿我就知道了,刚才你请次山出来,林先生是一直在书房里跟孩子们讲故事,我还在那儿听了半天才出来的,他一步也没动,怎么会是他呢?

刘济成 (不信)你是刚才离开书房的么?

郑文萱 (向白)你问次山,我是不是刚才从书房出来?(走向台左
坐椅上)

刘济成 (冷笑)那就奇怪了。

郑文萱 (笑)所以没有一定的证据,就不能随便冤枉人。

白次山 济成,穿什么衣服,你看清楚没有?

刘济成 我看像穿着西服。

郑文萱 你眼就那么准么?刚才你不是说只看见一个影子吗?

刘济成 是影子呀,不过是一个穿西服的影子。

(仆上)

仆 人 四老爷,刚才前后左右都派人仔细检查过啦,什么都没有,巡捕门房也都问过啦,都说这儿晚上没有什么生人进出过。

白次山 好,下去吧!告诉他们别随便乱嚷,关于这件事,不许再提。再去通知门房和看门的巡捕,这两天门口要留神!

仆 人 是是!(下)

白次山 (沉吟不语)

郑文萱 依我看,还有一个人,也不能不注意。(向台左走两步)

白次山 (不懂)唔?

刘济成 你说的是……?

郑文萱 我说的是我们的那位大小姐。(坐圆桌左椅)

白次山 笑话!

刘济成 (冷冷的)你又何以见得是她呢?

郑文萱 (向白)你想想她以前那份劲儿。

白次山 那还是她小孩子的时候的脾气,现在不是很好了么?

郑文萱 哼!小孩子?我看她的心眼儿比咱们还多呢。

刘济成 心眼儿多也不是坏事呀。(笑)

白次山 (摇头)我看决不会是她。

郑文萱 (愤然)哼!你忘记了她以前在家里捣的那些乱子了么?就是去年你替她定妥了的那门亲事,她不是跟你又哭又闹,说是你们为了自己升官发财,却把她拿去当作跟日本的走狗联络感情的礼物,她是死也不愿意干的吗?还有就是那年春天……

白次山 (拦她)这是她以前闹小孩子脾气,你老说她干什么?

郑文萱 (冷笑)这还是小孩子脾气吗?还记得不记得自从那回为了亲事大吵大闹之后,她不是还一定要你把她父亲的遗产,分给她吗?这也都是小孩子发脾气,(摇头)我倒没听说过。

刘济成 哪个年青人不闹脾气,这算得了什么!

白次山 你们女人的心眼儿真狭,这些事情都会记住一辈子。以前呢,一来是她父亲去世太早,二来我对她的教养也疏忽一点,所以弄得脾气非常之坏,可是自从去上海念书回来,也学着点人情世故了。这半年变得非常之好,对于她以前那些孩子脾气,都好像表示很懊悔,对于我也特别的亲热,所以现在简直同我亲生女儿一样,常常替我办点事,也很勤快,很稳着。你要是疑心她,那真未免太神经过敏了。她平常对你也很不错,青虹总算是自己的孩子,做长辈的应当宽大一点,不要起这些瞎疑心。

郑文萱 (愤然)你说什么?我瞎疑心?那么刚才那张警告书是谁干的?林先生是外人,当然可疑,不过刚才我是亲眼看见他一直在书房里的。既然不是他,那还有谁?我不过是说说我的一点意见就是了,随便你们相信不相信,我没有什么成见,反正骂的是你,不是我。

白次山 你怀疑人也得有点影子呀。

刘济成 (微笑)对啦,四太太刚才不是说得很好吗?没有一定的证据,就不要随便冤枉人!

(文萱愤怒的刚要说话,忽然八角门里传出来青虹和小萱的嘻笑声,他们在里面说)

白青虹 弟弟!今儿晚上先生又跟你讲什么啦?先生现在在哪儿啦?

小 萱 先生在书房里啦。

白青虹 小山哥哥呢?

小 萱 小山哥哥早睡了。

白青虹 你也找刘妈睡觉去吧,瞧:闹得小眼儿都睁不开了——就这么去吗?我怎么教给你的?说 Good night!

小 萱 姐姐,“古得来!”

白青虹 好弟弟,(自八角门上,身子还偏向里面,扬起手向小萱招着“Good night”带着笑容跑下走廊)四叔,你叫我写的信我都写好了,摆在你书房抽屉里,公司里的电话也打过了,他就明天早上把保单送来,还问你有什么吩咐没有,他就照昨天您所说的办啦。

白次山 (甚为许可的点点头)

白青虹 四婶,明儿光明开秀兰邓波儿的小玲珑,您去不去看?

郑文萱 (冷淡的)不一定,你近来天天都去看电影吗?

白青虹 不,我也常常在家里看看书。

郑文萱 你在看些什么书?

白青虹 (笑)我在看(啼笑因缘),这书倒挺有味儿的。

郑文萱 (有意的)你今天看报没有?(一面说一面向台右走)

白青虹 看啦。

郑文萱 前天卢沟桥一打仗,听说天津的学生又活动起来了,是不是?

白青虹 大概是的吧！

郑文萱 像前年冬天那次学生游行，闹得真厉害，可惜你那次到上海去了，不然你恐怕一定也要去参加的吧，像你这样热心爱国的人。

白青虹 (笑着摇头)我呀，未见得。

郑文萱 为什么，你以前对这些事不是顶热心的吗？

白青虹 从前是从前，现在是现在，那些国家大事，做官的老爷们都不管，我们着急有什么用！我现在真是愈来愈灰心，也愈来愈懒了，像这半年来我在家里，帮着四叔做做事，闲下来和弟弟玩玩，陪着您看看电影倒也过得很不错。

刘济成 (陪笑)大小姐，您现在的心眼儿真明白得多了。

郑文萱 (有意的)你明白得真“快”呀。

白次山 (紧接着)你们不要尽扯这些闲话。青虹，我告诉你，刚才这儿发生了一件事情。(文萱看他一眼，他不理她)

白青虹 什么事？

刘济成 (抢着说)在这石柱上，发现了一张警告书。

白青虹 (一惊)什么，警告书？哪儿来的？

郑文萱 (看她一眼)那谁知道哪儿来的？

白青虹 (追问)那上面写的什么？

刘济成 (将警告书郑重的掏出来)这儿哪！

(双手递给青虹)

白青虹 (忙接过来仔细的看完)奇怪，咱们家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刘济成 所以这就值得研究啰！

白青虹 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白次山 就是刚才。

刘济成 是我刚才进来，在走廊上看见一个黑影，样子很奇怪，等

着追过来一闪就不见了。接着我就发现柱子上有这样一张纸。

白青虹 外人是容易进来的。

刘济成 我也是这样说呀！

白青虹 (想一想)那么据你们的揣测呢？

郑文董 (插口)济成疑信是林先生，你看呢？

白青虹 (向刘)为什么？

刘济成 (冷笑)除了他还有谁？这儿都是自己人。

白青虹 (将警告书再仔细看一看，又抬头思索，文董将警告书接过去看一看，就掷给济成)

郑文董 (冷笑)你再看一看，是他的笔迹吗？

刘济成 太太——他哪会那么傻，肯把笔迹露出来！（给纸叠起还揣在怀里）不过这笔迹也得研究研究，未尝不是一个线索。

白青虹 今天晚上有些什么人进出？

白次山 我都问过了，没有什么外人进出。

刘济成 我看除了他没有别人。（有意的）大小姐，你看怎么样？

白青虹 可疑是可疑，不过，也不要断定得太早了。

白次山 (点头)我也是这个意思。

刘济成 这情形很简单，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呢。

白青虹 (想一想)别忙，让我跟他谈一谈，也许……

刘济成 你跟他谈一谈？

白青虹 唔？

刘济成 (有意的笑)大小姐跟他谈，不大好谈吧？

白青虹 (冷然)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刘济成 (陪笑)我没什么意思——不过我觉得大小姐同他谈——恐怕谈不出什么道理来。因为这小子挺厉害的。

郑文萱 (冷笑)倒不是厉害不厉害的问题。

白次山 青虹,你跟他谈谈也好。济成!这几天你派几个人到门口来多留点神。(想一会儿)我还要给公司打电话去,济成你跟我来,还有点事情。(两人的声,谈着向八角门中进去)

(台上静一分钟)

白青虹 (仰首)啊!今日晚上天边的银河真好!

郑文萱 (挥扇)怎么一点儿风都没有!

白青虹 是的,那儿的树叶子也一点儿都没有动一动。

郑文萱 (扇子不停的挥着)你不觉得热吗?

白青虹 我倒不觉得热。

郑文萱 这真奇怪了!

白青虹 (微笑)四婶,这叫做心静自然冷啦!

郑文萱 哼!(又静一分钟)

郑文萱 小萱去睡啦?

白青虹 早睡了。

郑文萱 林先生睡了没有?

白青虹 不知道。

郑文萱 你没有看见他吗?

白青虹 我替四叔写完信,就到这儿来了。

郑文萱 哦!

白青虹 怎么,四婶找他?

郑文萱 (淡淡的)我不找他,不过刚才那件事情你觉得怎样?

白青虹 很难断定。

郑文萱 我觉得他不像是做这样事的人,对不对?

白青虹 看是看不出来的。

郑文萱 那么你也疑心他?

白青虹 我并不疑心是他,然而我也不能断定不是他。

郑文萱 我想对于他平素的为人,你总比较清楚一点儿吧。

白青虹 怎么?我会比较清楚?

郑文萱 (冷冷的笑)小姐,别在我面前装傻了吧!

白青虹 (也笑)四婶,这话是什么意思?

郑文萱 这有什么!这些事,年轻人总是免不了的。

白青虹 四婶,越说我越不懂了。

郑文萱 还装傻啦!

白青虹 我什么时候在四婶面前装过傻?

郑文萱 好孩子,真有你的!不过我看你也不必在我面前嘴那么紧,你老实告诉我,我也许可以帮帮你的忙。

白青虹 四婶,您今儿晚上怎么哪?

郑文萱 我怎么?我是诚心帮你们的忙哪。

白青虹 (微笑)四婶,您真太关心我了。

郑文萱 (有意的笑)是的,我是太关心你,所以你们的事我都很清楚。

白青虹 你清楚什么?

郑文萱 你说吧!

白青虹 你说吧!

郑文萱 真的?

白青虹 真的!

郑文萱 那我就说了,我说了,你可不要难为情!

白青虹 (笑)我有什么可难为情的?

郑文萱 好,你听着吧:有一次我到书房里去,正碰着他同你在画像,是不是?

白青虹 (笑)画像有什么关系呢?

郑文萱 画像当然没有什么关系,可是你们那种出神的劲儿,连屋